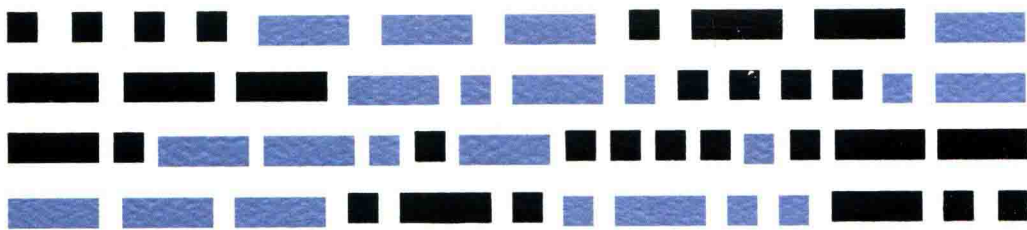


新世界新思想译丛
New World New Ideas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如何改变世界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第三版

吕增奎译
〔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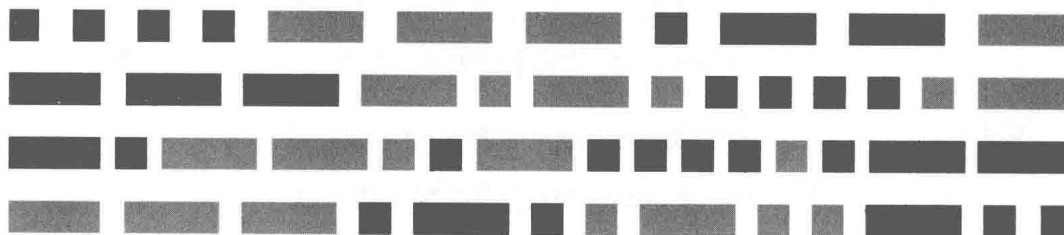
新世界新思想译丛
New World New Ideas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如何改变世界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第三版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著
吕增奎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 (英)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著；吕增奎译. —3 版.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8
书名原文：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ISBN 978-7-5117-3351-1

I. ①如…

II. ①埃… ②吕…

III. ①马克思主义-研究

IV. ①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6854 号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by Eric Hobsbawm

Copyright © Eric Hobsbawm 2011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英国利特尔 & 布朗 (Little, Brown) 出版社通过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授权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出版人：葛海彦

出版统筹：贾宇琰

策划编辑：侯天保

责任编辑：侯天保

责任印制：刘 慧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9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46 (馆配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下花园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385 千字

印 张：30.75

版 次：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2 版 2017 年 8 月第 3 版

印 次：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5.00 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5626985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55626985

新世界新思想译丛
编辑委员会

学术顾问

俞可平 俞吾金

主任

薛晓源

副主任

贾宇琰

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忠波 邓 彤 冯 章
李小燕 李媛媛 杜永明
苗永姝 侯天保 霍星辰

To the Memory of Eric Hobsbawm

谨以此书献给俄国十月革命的同龄人、
逝于2012年中国国庆日的埃里克·霍布斯鲍姆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享誉全球的思想大师、备受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英国科学院院士及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外籍院士，先后被多个国家的大学授予名誉学位。

作为俄国十月革命的同龄人，1917年出生于埃及名城亚历山大港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母亲来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1919年，举家迁往维也纳，十年后父母相继去世，孤儿霍布斯鲍姆于1931年投奔叔父，徙居柏林，在“一战”后受创最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希特勒上台后，1933年转赴英国，幸运地躲过之后的纳粹大屠杀，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历史。“二战”爆发后，投笔从戎，至1946年退伍，回到剑桥完成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是英国费边社的历史。1947

年成为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成为该校经济和社会史荣誉教授。1982年退休后，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政治和社会史荣誉教授。1998年，英国时任首相托尼·布莱尔为其颁发了名誉勋位（Order of the Companions of Honour）。2002年，被任命为他一生执教的伯克贝克学院校长，由于辞职信一直未获批准，实际上他至死都是该校校长。2003年，获得杰出欧洲史研究奖。2012年，中国国庆日凌晨，因病在伦敦谢世。

自14岁在柏林念中学时加入共产党后，一生未曾脱离，马克思主义成为他终生奉行的价值观。就读剑桥大学期间，就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无论历史如何变迁，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不可悔改的共产主义者”。在冷战时代，身为共产党员的霍布斯鲍姆，是“西方世界潜在的敌人”和被监控的对象，生活之路频遭窘困。幸好他在伯克贝克学院觅得教职，方能维持温饱。1946年，和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持续举办马克思主义研讨会。1952年，在麦卡锡主义正盛之时，参与创办了著名杂志《过去与现在》，成为西方影响深远的左派史学阵地。1956年，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匈牙利事件”的爆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分裂，西方共产党员纷纷退党。霍布斯鲍姆则选择继续留在党内，但从此不再积极过问政治，而是安心于学术世界。

作为共产党人，霍布斯鲍姆可谓生逢其时，一生目睹共产主义的兴衰和资本主义的变迁；作为一个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的历史学人，其人生和学术经历可谓相得益彰，珠联璧合。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背景令教学生涯进展艰辛，但却使他与国际社会间有着更为广泛的接触和研究机会，从而最终建立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霍布斯鲍姆的研究以19世纪为主，延伸至17、18世纪和20世

纪；研究的地区从英国、欧洲扩展至拉丁美洲，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其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称当代史学家的典范之作，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迄今无人能出其右；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是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展至一般大众。

霍布斯鲍姆著作等身，一生写有40多本书，仅专著就有近20部，其中包括：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遗作《断裂的年代》（2013年3月由著名的利特尔 & 布朗出版社出版，初名为《破碎的春天》），以及《匪徒》、《爵士风情》、《原始的叛乱》、《传统的发明》、《工业与帝国》、《1780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等。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代表作品

- 《革命的年代 1789—1848》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 - 1848*
《资本的年代 1848—1875》 *The Age of Capital 1848 - 1875*
《帝国的年代 1875—1914》 *The Age of Empire 1875 - 1914*
《极端的年代 1914—1991》 *The Age of Extremes 1914 - 1991*
 《劳工》 *Labouring Men*
 《工业与帝国》 *Industry and Empire*
 《原始的叛乱》 *Primitive Rebels*
 《传统的发明》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匪徒》 *Bandits*
 《革命者》 *Revolutionaries*
 《劳工的世界》 *Worlds of Labour*
《1780 年以来的民族和民族主义》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论历史》 *On History*
 《论帝国》 *On Empire*
 《非凡的小人物》 *Uncommon People*
 《新千年访谈录》 *The New Century*
《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义》 *Globalisation, Democracy and Terrorism*
 《趣味横生的时光》 *Interesting Times*
 《断裂的年代》 *Fractured Times*
 《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

对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赞誉

进步主义政治史界的巨人，影响了整整一代政治和学术领袖。他的史学著作是最高等级的学术作品，但又饱含了深刻的同情和正义感。他孜孜不倦地鼓动人们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英国前首相 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霍布斯鲍姆是一位非凡的历史学家，一个对于政治充满激情的人。他将英国悠久的历史呈现于成千上万的大众面前，他把历史从高头讲章上领进了寻常百姓家。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关切国家、关心政治。虽然颇受争议，但他将一生都奉献给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英国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 (Ed Miliband)

霍布斯鲍姆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新左派评论》的灵魂人物佩里·安德森 (Perry Anderson)

与这位瘦削的长者聊上几句，你就会被他带回波澜壮阔的革命与战争年代。再平庸的人，与霍布斯鲍姆相处一段时间，都会变得

睿智而心思缜密……

——英国历史学家、工党下院议员特里斯特拉姆·亨特 (Tristram Hunt)

霍布斯鲍姆已经阐明了许多题材和论点，从 17 世纪到 20 世纪末、印度到拉丁美洲，其涵盖面之广令人诧异。他拥有极富创意的心灵和罕见的天赋，得以构思出新的概念并加以宣扬，而且这些新概念对之后的历史创作影响深远。就史学方面的才智而言，学界无人可出其右。

——英国凯斯·托马斯爵士 (Keith Thomas)

霍布斯鲍姆百科全书般的知识面要归因于他对一切事物的无尽好奇心，以及他在维也纳、柏林和伦敦这样的世界主义大都市的成长经历。

——英国剑桥大学近现代史教授理查德·J. 埃文斯 (Richard J. Evans)

在他所涉猎的任何领域，霍布斯鲍姆都能写出更好的作品，因为他的阅读量更大，具有更宽广和精确的理解。如果他没有成为一个终身的共产主义者，他也将作为 20 世纪一位重要的历史学家而被人铭记。

——英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 (Tony Judt)

霍布斯鲍姆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的奴隶……他的作品具有非凡的知识宽度和深度，优雅、明晰，同情小人物，喜欢讲述细节。不可否认，霍布斯鲍姆是同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霍布斯鲍姆的论著是研究当代历史的出发点。

——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

当你合上霍布斯鲍姆的某一本书时，感觉就像结束了一场激烈的壁球比赛，筋疲力尽而又倍受鼓舞。

——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戴维·S. 兰德斯 (David S. Landes)

霍布斯鲍姆是现时代权威的史学家……他开创了对公众抗议、暴乱和起义的研究，他的著作对社会科学家和对历史学家一样重要。

——《泰晤士报》(Times)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可以说是英国最受尊敬的史学家，是极少数真正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家之一……无论是在对细微末节的掌握上，还是在非凡的综合能力上，他都独占鳌头。

——《卫报》(Guardian)

他似乎既从容不迫又熟练自在地徜徉于许多地点、主题和世纪之中，时而语带幽默并展现出难得一见的天分。尽管霍布斯鲍姆的特质与布罗代尔颇为不同，但他拥有同样宽阔的视野、深入的观察能力、朝气蓬勃的精神以及不得不再度强调的天分。

——《世界报》(Le Monde)

目前没有任何以英文撰述的历史学家在掌握事实与资料上的能力，堪与霍布斯鲍姆匹敌。他储存和检索细节的能力，已达到只有配备众多工作人员的庞大数据库才能够处理的程度。霍布斯鲍姆长于从众多资料中归纳出既令人惊讶又让人佩服的结论，这种天赋多年来依然不断成长。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不是小说家，但是他细密头脑内的引擎，却具有劳斯莱斯等级的想象力。

——《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中文版序 探寻马克思的当代意义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尤其精于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研究，他最有影响的著作是关于被延长了的19世纪的三部曲——《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和被缩短了了的20世纪的力作——《极端的年代：1914—1991》。众所周知，上述著作均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此外，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引进出版了他的《民族与民族主义》和《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两书，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了他和其他学者合著的《传统的发明》一书，而新华出版社则引进出版了由意大利学者安东尼奥·波立陶撰写的《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一书。由此看来，霍布斯鲍姆这个名字在中国史学界似乎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霍布斯鲍姆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一个犹太人的家庭里，1919年全家移居维也纳。1929年，他父亲去世；1931年，他随母亲迁居柏林，同年母亲也去世了。两年后，由于希特勒掌握了德国政权，霍布斯鲍姆和他的妹妹又随收养他们的叔叔一家移居伦敦。作为青年人，他很快就适应了伦敦的生活。1939年，他从剑桥大学获得史学博士学位。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应征入伍。战争结束后，他于1947年开始担任伦敦大学史学讲师，1959年担任高级讲师，1970年开始担任史学教授，1971年被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

外籍院士，1978年成为英国科学院院士。1982年退休，1984—1997年被聘为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2012年去世于伦敦皇家医院。^①

霍布斯鲍姆勤于笔耕，堪谓著作等身。他晚年的主要出版物是《全球化、民主和恐怖主义》（2007）、《论帝国》（2008）和《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以下简称《如何改变世界》，2011）。毋庸置疑，摆在我们面前的《如何改变世界》乃是霍布斯鲍姆生前整理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它既是作者对自己一生所坚持的史学观念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他对自己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的反思和探寻。正如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所说的：“1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现代世界思想乐章的重要主题之一，由于它动员社会力量的能力而成为20世纪历史上一种至关重要的存在，在某些时期成为一种决定性的存在。我希望本书会帮助读者反思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在21世纪将会拥有何种未来的问题。”事实上，正是这部著作展示出一个世纪老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的思索，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阅读。

首先，霍布斯鲍姆以生动的笔触分析、比较了马克思逝世前后其思想在国际理论界的迥然不同的遭遇。尽管马克思活着时，其思想已通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等重要著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晚年的马克思却徘徊于继续撰写《资本论》还是深入地探索民族学的“十字路口”上，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资本论》的写作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当一位拜访者向他询问他的著作时，马克思苦恼地问道：‘哪一部著作？’自从1848年革命失败后，马克思的主要政治努力——所谓的1864—1873年第一国际——以失败告终。尽管马克思在英国流

^① 参阅 http://en.wikipedia.org/wiki/Eric_Hobsbawm，并参阅“附录：霍布斯鲍姆小传”，载〔意〕安东尼奥·波立陶：《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269页。

亡了大半生，但在英国政治或思想生活中却没有确立重要的地位。”然而，就像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一样，马克思在逝世以后却取得了巨大的哀荣。1918年后，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成了执政党，到20世纪50年代，人类中的三分之一已生活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中，而这些政党几乎都宣称自己是代表马克思思想的，并正在为实现马克思的理想而奋斗。即使到今天，全世界仍然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口生活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当然，除了极少数的例外，这些共产党已经吸取了以往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不管如何，“如果说有一位思想家在20世纪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那么他就是马克思。19世纪的卡尔·马克思和赫伯特·斯宾塞都葬在海格特墓地。走进海格特墓地，令人非常惊讶的是两人的坟墓都在彼此的视线内。在两人都在世的时候，斯宾塞是公认的19世纪的亚里士多德，而马克思则是一位依靠朋友资助而生活在汉普斯德低坡的穷人。今天，无人知道斯宾塞也葬在那里，但是来自日本和印度的年老朝圣者络绎不绝地瞻仰马克思的坟墓，流亡的伊朗和伊拉克共产党人坚持葬在他的坟墓旁边”。

当然，人们无法漠视下面的现象，即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马克思主义似乎又像“幽灵”一样，返回到无人区。在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中，马克思和列宁的立像被推倒，欧洲的报纸则充斥着“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的标题，而弗朗西斯·福山也误以为资本主义获得最终胜利的时刻已经来临。与此同时，所有视马克思主义为敌对意识的理论家们也开始额手称庆，为自己见证这一历史时刻而欣喜若狂。正如霍布斯鲍姆所描绘的：“因此，在马克思逝世100年后的第一个20年里，他已经彻底变成了历史人物，不再令人为之不安。”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即使人们举行专门的讨论会来谈论马克思，似乎也只是在作无效的努力，即把马克思从“历史的垃圾堆”里拯救出来，或至多只

是在怀旧而已。然而，令福山们始料不及并大跌眼镜的是，几乎是在转瞬之际，仿佛像变魔术一样，马克思又成了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21世纪的思想家。诚如霍布斯鲍姆所感叹的：“英国BBC的调查表明，英国广播电台的听众把马克思选为最伟大的哲学家。我从这个调查中没有想到太多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马克思的名字输入Google进行搜索，就会发现他仍然是搜索量最大的伟大思想家之一，只有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超过他，但却远远高于亚当·斯密和弗洛伊德。”

霍布斯鲍姆认定，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21世纪得到了复兴，主要基于下面两个原因：一是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解放了马克思。也就是说，由于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垮台，马克思主义从其长期处于扭曲状态的斯大林主义中被拯救出来了；二是滥觞于20世纪90年代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在一些基本点上恰好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见的情形相契合。匪夷所思的是，1998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恰好也是全球经济剧烈动荡之年。公众的反应最清楚不过地体现出马克思在这本惊人的小册子中所作出的预见。然而，吊诡的是，这一次是资本家，而不是社会主义者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者们是如此之沮丧，以至于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纪念日。霍布斯鲍姆在谈到这样的历史现象时，又补充道：“更令我惊讶的是，大约是在世纪之交的一次午餐会上，乔治·索罗斯问我怎么看马克思。我知道我们之间的观点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因而想避免争论，给出了一个含糊的回答。他说：‘此人150年前发现了资本主义的一些事实，我们今天必须予以关注。’他的确是这样做的。”

其次，霍布斯鲍姆针对上述历史现象，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马克思在21世纪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如果说，在20世纪最后的15年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遭遇了某种困境或挫折，那么，从21世纪初以来的十余年中，资本主义世界也面临着同样严峻的挑战。尽管全球化的发展加快了财富创造的速度，但贫富差异的加剧、

文明冲突的升级、资源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21世纪是由“9·11”恐怖事件拉开帷幕的，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但粉碎了福山们心目中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想图景，也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资本论》的缅怀。发人深省的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病理的出色的诊断书，《资本论》在问世141年后重又获得了它的殊荣。

在新世纪的地平线上，在变化了的历史环境中，人们应该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又会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霍布斯鲍姆认为：“十分明显，马克思的许多论述已经过时，一些论述不再可能被人接受。同样明显的是，他的著作是尚未完成的作品，但像所有名副其实的思想一样，一项永远在发展中的工作。没有人再会把它变成一种教条，更不用说变成一种获得制度支撑的正统了。这无疑会使马克思本人感到震惊。但是，我们还应当拒斥那种认为‘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与‘不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存在鲜明差别的观念。”在霍布斯鲍姆看来，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和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都已经启示我们，不要轻易地对各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思想倾向做出政治上“正确”或“不正确”的简单化的断言。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曾设想在英国和荷兰实现权力的和平的过渡，设想俄国农村公社能够“跨过卡夫丁峡谷”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换言之，马克思本人的许多想法是探索性的，他并没有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固定不变的模式。正如青年马克思在1843年9月致卢格的信中所表明的：“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

然而，霍布斯鲍姆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作为一个旷古未有的伟大思想家，他对资本主义的富有远见的诊断结果还远远没有被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6页。